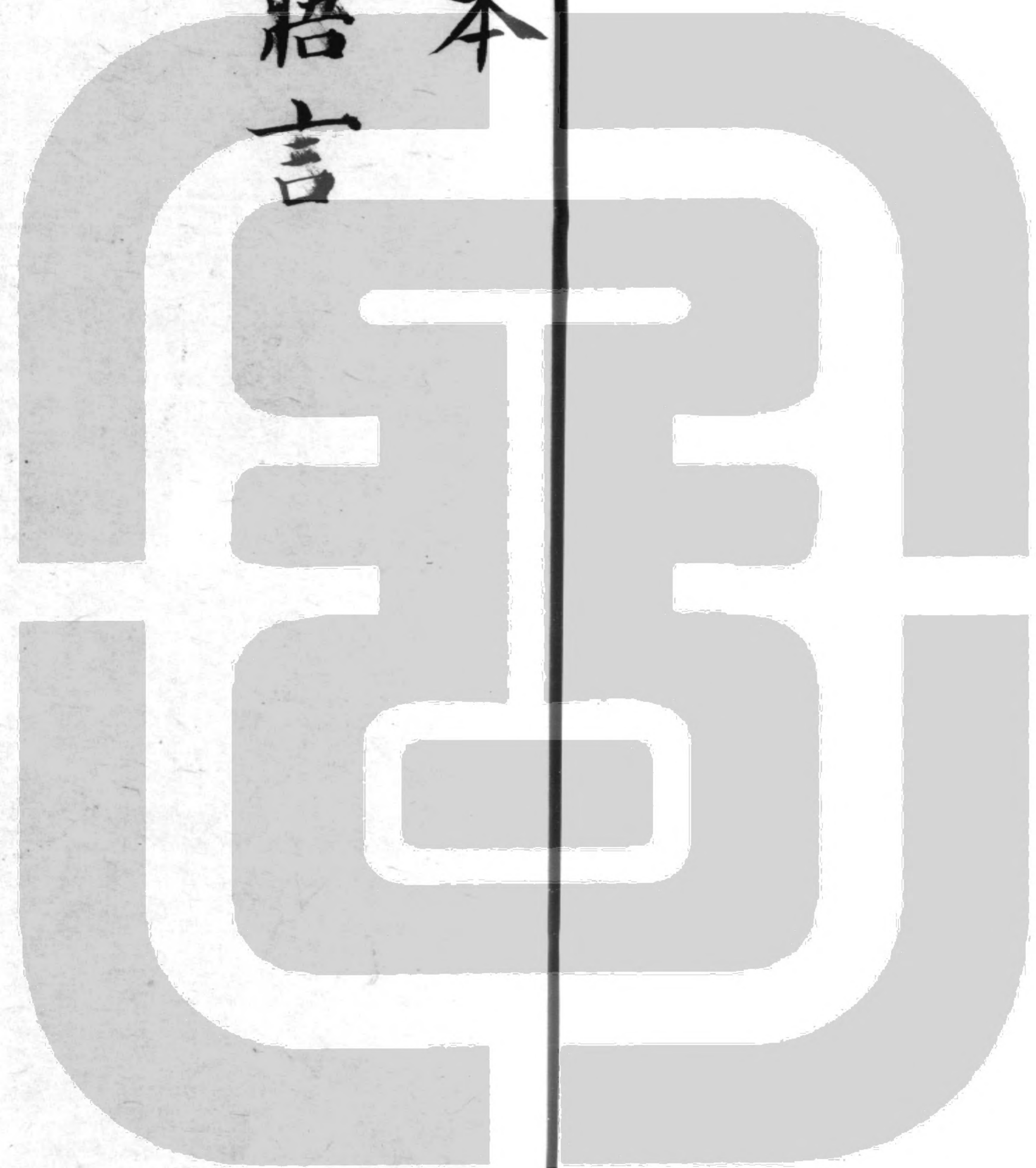




第拾壹本

竹下寤言



竹下寤言序

王子世庶處垣畝之宮而仰稽乎天微伏偶逢之賓
而周覽乎國務生千載之下而折衷乎古精當居求
之日而大箴乎時弊此寤言之所以作也夫知微者
明洞務者達索情者智憫弊者仁明足以辨機達是
以幹事智足以瞻遠仁足以澤凋若世庶者其國士
之英乎世庶懷我十年訪予五柳陶酒相命牙琴遂
開於是珠隨語流雲以賢聚陳君解榻荀氏下食同
心之言其馨如蘭也披子所撰詞無往踏見至而終
彰意不前假蘊盈而綺發張皇乎聖奧脩躬者之龜

鏡也拓展乎王軌建業者之典程也足使貪人汗悚
賢子善下俗士銷鄙矜儒失誇凡有君子鮮不樂誦
者矣方擬昔賢若賈生之涕俗虞卿之憤時桓譚之
述德仲統之切理王子有焉序而傳之以播儒苑日
曰竹下者志中林之所得也

嘉靖丙申十二月望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竹下寤言卷一

浙嘉郡海鹽王文祿世庶

予居後菴芸樓前有竹萬竿日盤桓其下或對客
談或游於藝籍或靜而思恍然有覺卽錄數言聊
以舒適也題曰竹下寤言此夢寐之見未敢為真
用就有道者正云嘉靖壬辰書癸巳仲春梓

天中篇

庶子曰人在天中猶魚在水中無往非水無往非天
也魚腹中皆水人心中皆天故賢執中執天行也
元氣至明而已矣日純陽之精也其明寓焉月純陰
之精也受諸日星辰水火亦然人者陰陽之交天地

之心也故其明與天地並而其所以明者無聲無臭
性之原也故性之命于心猶燃燭于燈籠之內眼耳
鼻口則燈籠隙處露其光爲視聽臭言惟在見性
人得天命之性以爲人猶以地建屋形分而各私其
身猶墻築而各私其家噫形消而性同也屋折而地
同也相爭相欺相誇正所謂自爭自欺自誇耳
人之生也猶星之明於夜也其死也猶星之晦於晝
也星未嘗無也晝夜異耳全神則無死生無晝夜
與論曰文章不朽之盛事此言陋矣設有秦火洪水
欲不朽得乎予所謂不朽者有出於文章之外蓋曰

先天地生無形寂寥萬象由主四時不凋又曰入水
不濡入火不熱是之謂真不朽

蠶時聞戴勝鳴曰割山

一作摘桑

看火于是悟六經不必

作萬古人心之明未嘗息也其作六經亦猶此鳥之
鳴于蠶時秦始皇焚書能焚人心哉

住天地之氣者乃不遇之賢及不盡用之賢不遇而
愠則不能住用而爲應迹則亦能住若皆碌碌名利
之人則氣趨于濁渾沌近矣豈復有再開闢乎蓋以
天地生人必有不齊或遇或不遇或盡用或不盡用
然其應迹而不愠不可不勉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蓋言性情也主宰天地而運之也
也廡子曰人者天地之影蓋言形體也條有條無本
來天地自在而有無皆無與也是故合心與影而人
始全然心未嘗無影影未嘗非心一也
人之生也如風之偶入竅而鳴耳所入不同所鳴頓
異風一也豈可以入之鳴之而分彼此乎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則也卽有物有則之則則卽
性無聲無臭性之原也首言天之性而未引此以結
之終始一貫也是章如古賦之亂辭約全篇之意而
申告之也然中庸本為下學而作誠之者之事也非

別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言之凡言誠者為誠之者
立法耳子思接堯執中之傳中庸孔門元神云

仙家九還丹之說卽人心道心相勝負也夫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太虛之體也九還者復其本虛之體也
若言十還則人心道心竝立矣還卽不遠復復其太
虛之體道心也故曰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

世之治亂皆由人心生蓋懽忻則通通則泰泰卽治
怨憤則塞塞則否否卽亂此古聖人所以多方立法
以平其心尤懼其未也詩以詠道之樂以宣暢之無
非求其長治而無亂陰符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蓋

言人心也一言逆殺機竊生機反覆交泰云
平旦之氣一刻聖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
聖人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日一月聖人也
是故萬世聖人自一刻始
陰陽相揉而萬物生其序如四時之行其類如五色
之別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傳說昭烈之于諸
葛孔明類同序同同生而遇者也周武之于呂望類
同序異故生不同而遇之遲魯昭之于孔子類異序
同故生雖同而不遇其類其序皆天也定於生之初
也故曰天作之合

太上復性其次固氣其次建事其次脩名其次聚財
清濁不同心一也惟復性者至誠無息神妙無方
太初渾然一氣而已氣積久而理顯于是天地定位
人物肖形譬則木拱而紋生也夫有氣斯有理合理
與氣而後有象有象斯有數其細分而類應之象者
氣之象也數者理之數也天地人物而象成定位肖
形而數出

一代之興亡必有一大屠戮其間虐政淫刑夷狄寇
盜災荒各半民不堪命甚矣噫前之祖宗既懼之後
之子孫又不能免也思之可為戚心果何術以救之

有志者不可不深長思也故內典曰小劫有三一饑
饑劫施食衆生可免二刀兵劫不殺戒可免三疾疫
劫殷淨心可免一切心造劫與免何莫非心

天地一次開闢其始開闢終渾沌中之巨細悉咸定
于開闢始夫人之自生至死亦然是以數學非前知
乃知已定之數或曰天地其勞乎抑孰爲之主也曰
理也試觀之木幹之紋理是幹枝之紋理是枝旋轉
層疊極中爲心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或曰太
極易繫始言之後儒若指爲一物可乎曰非也強名
耳指理之至極言之也或曰數已定人何必爲乎曰

人之爲之定數使之爲人之不爲定數使之不爲非
人能爲也曰細曷能知乎曰試觀之曆千萬年之遠
自毫釐杪忽始若差此則餘咸差矣可昧乎是故一
刻卽一時一時卽一日一日卽一月一月卽一年一
年卽千萬年以至無終之年故曰一貫

伏羲理聖黃帝制聖堯君聖舜子聖禹稷功聖契教
聖臯陶刑聖太王父聖太姜母聖泰伯伯夷兄聖王
季叔齊弟聖文王臣聖太姒妻聖湯武武聖周公文
聖孔子學聖聖極也心一而已天命之以乘時立極
若春夏秋冬之運行

鄉愿今何有也滔滔鄙夫乎不必先言聖賢之學當先去市井之心意物欲之迷如埋于萬丈紅塵之中須鼓剛風以扇之則青天白日胸襟曷可忘也

夫仕與隱若陰陽晝夜然故堯舜不尊巢由不卑竝行而不相悖其道自當有此二者不可強而為一而亦未嘗不一故曰有真隱而後有真仕真仕與真隱一也

藐然之身在天覆地載往古來今中渾渾濛濛譬則大夢信夫是以毀譽褒刺者夢中說夢也榮辱得失者夢中做夢也何人是惺人何處是惺處何時是惺

時而與之明白折衷哉一切付之不較可也

應迹篇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于身無所關涉舜禹有之亦暫主一時凡其有為皆應迹耳果不可與亦不必與何須以巍巍贊之當言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加巍巍者疑因下章有此而誤耳

神禹疏鑿后稷播種是開闢以來之真功業故詩歌后稷曰纘禹之緒合之只為一事而萬世永賴焉今誰念哉亦可以見其配天之德皞皞如也

伊尹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義利之辨嚴而志氣清明

自能洞照困窮之態而切憫惻之心以急救拯之力
故曰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是以
孟子先義而斥利

箕子真聖人立萬世處亾國之法後被武庚壞盡此
亾國子孫之無噍類也噫興亾常理必須處之得宜
若專務滅人祇自滅耳

周公遷殷民于洛邑而化導之所以平其憤怨之心
而開泰和之世是能通幽明之故而推不息之仁周
祚之靈長也有以夫

麥秀之歌黍離之詩殷周一律也湯武應天順人之
舉亦必至此篡爭謀奪者枉費心哉

后羿距太康于河意如逐魯昭于晉而未嘗篡位稱
制焉何也蓋尊君卑臣之禮未甚如秦而君臣同體
也故曰以瓦注者安以金注者危

荷蓂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楚狂接輿晨門微生畝凡
七人是謂隱聖完其真性泯然與化俱往非有先天
之見者烏能哉

周衰而列國強越禮凌分暴虐甚矣惟秦後興乃命
之以削六國六國削而秦強宗室大姓暴虐尤甚于
六國故命商鞅以治秦彗見而鞅入除舊布新之象

也暴虐者誅夷殆盡再用之則及無辜而傷好生之
和于是車裂以殉夫生鞅者天也所以止亂也殺鞅
者天也所以開治也天心至仁至明至公何嘗無意
于民哉但違天者之自取耳

發義帝喪此狙詐之謀也羽滅而義帝生存沛公獨
能北面事乎蓋劉項之始事也以人心憐楚無罪而
滅于秦故從而立之收人心也後世言張良不及董
公然良知劉項之心乃不言耳論心不泥其迹此所
以為人傑也若董公者竊窺之自以為奇計其秦之
遺奸歟綱目書討項羽是以成敗論人而為沛公所

欺豈得為推見至隱如春秋之公平

范蠡張良功成身退立萬世謀臣之法烏盡弓藏勢
也不特勾踐沛公萬世人心如此而已况謀臣之可
疑者乎但天生才而必使之用世有是謀而不忍秘
效用以成其功功成身退可也若縻于好爵安能
保身哉

陶靖節撫無絃琴先天之見萬古一息之意殆廬山
聞鐘之後乎梁昭明日誦其詩令人起塵外之思誠
知言也詩必見性可以興有本者固如是夫
太宗真英雄也起事時高祖已云化家為國也由汝

喪身亡家也由汝天下既定空卽尊爲太上皇足矣
又尊之天子又讓位于建成建成庸才也以魏徵之
賢不勸之返位而勸之立功陋矣觀太宗之才而所
收之臣豈人下者乎嗚呼好名之累而客氣掩之無
開心見誠之舉乃釀成喋血禁門之慘也

肅宗卽位于靈武乃處變之權新天下耳目以作式
微之氣真肖子也後世責以不受父命而比之于篡
是法春秋而刻者

三代以上無黃巢之亂蓋以鄉舉里選之法行而野
無遺賢此萬國所以咸寧也是故伊尹遺而湯舉之

桀壞夏法也姜尚遺而文舉之受壞殷法也傳說遺
而武丁舉之殷中衰也是故得賢則治失賢則亂
今人但稱韓文而不知其所以爲文觀其友賈島于
馬前推敲問容劉义之取金繒繒于故人鹽米之乏
是高士也文其緒餘耳後惟蘇東坡其庶幾乎若非
超世之見出塵之思養浩然之氣者烏能得其文之
高徒爲塵腐之談耳安可謂之文

韓退之論行道得位未見其行道董仲舒賦不遇遇
亦恐道未必行是以行不行繫乎天知天者有取于
邵堯夫若譏然嘆行道不遇殆立虛名慕富賢耳

韓退之學不如柳深柳子厚氣不如韓達韓詩優于
文柳文優于詩韓不能賦柳詞賦之才也若論其世
柳非黨佞文佞文援柳為重韓之求薦可耻尤甚于
柳世以成敗論人是以知柳者鮮也

宋朝多賢由數君待士之厚天乃降生之感召之理
也譬諸待賓之厚而賓樂遊之詩曰息王多士生此
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始以
文王待士有以感召之終亦蒙其福也故夏商惟周
人才之盛漢唐惟宋人才之盛秦政坑儒慘矣不二
世而亾天意哉

李文靖廳事僅容旋馬善居室也嘗曰世界尚有缺
陷豈得圓滿如意善居世也推此心則知足常安曷
有爭奪之禍雖然大塊浮泡耳

張世傑露香祝天天不佑宋何也蓋天意以安民為
重以君為輕况真主已生于元天意何嘗有華夷之
分安民則是矣若世傑生存必復立一主以爭天下
塗毒人命甚矣蓋世傑所知者宋之天下天意以天
下為天下之天下此正所以為天非不佑宋佑下民
也惟太王得之故曰不以養人者害人是以往邠而
周祚興亦天意也

風水之說甚矣殃世也凡有善地不奪不厭不顧居室舊塚必得乃已噫今之奪卽後之奪也人稟天以生而徼福于地又徼福於枯骨誤亦甚矣以是地興以是地亡風水安在哉開闢以來生人多矣求塚之存能幾不過成蹊耳故曰葬欲速朽今爲風水之說者以大利欣人之心特誘人使安其親以免於水火之暴其用心仁矣不知其弊又殃世也
聖人哀有喪懼天災也尊有爵敬天賢也矜不成人憫天刑也是謂萬物一體天之心也吾人不能無笑幸褻慢之心違天遠哉

天下之人有四患難乎其爲生也是故死于酷吏者一死于庸醫者一死于飢寒者一死于力役者一四患不除生人其日凋乎有仁心者當推行周官之意而不使無辜之喪其生

聖誠篇

聖誠而已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孔子聖人也決知周末世亂不遇于君其周流列國者蓋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與之明道卽行道非曰得君方爲行道惟儀封人知之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蓋木鐸巡路以警衆者無得位設教之義訓何鑿

也豐南禺亦云

孔子好學之篤日見其不足卽文王之聖道未見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今人不好學而自足墜聖人太過以孔子生知而不好學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非謙詞也真不知為生知知生知則不好學今有好學者亦覺愈不如人是以好學畧覺勝人則不好學論語註凡曰謙詞皆非也不特誤孔子為欺人亦以誤後學之不好學

孔子曰我學不厭教不倦蓋惟教學半不倦卽不厭教卽學也好學之篤故商羊萍實謠聞而心通又曰有顏回者好學未聞好學者也惟顏子之好學與孔子同故於其卒也哭之慟非悼道無傳以其無好學者與言學而吾學荒矣此孔子好學之心也若曰傳道孔子亦未嘗親受學于前聖則後世又豈無心相契而傳者乎

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卽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事也註分未得已得非也蓋發憤忘食中就樂以忘憂史記發憤上有學之不厭教人不倦二句足証其為一事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卽交與孔

子求切磋之益中行即聖人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狂狷其君子乎庶可以啓予者故思之正見孔子好學之篤

或曰子言孔子周流天下皆學也其曰苟用我者三月而已可也三季有成佛胥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召子欲往以行與言觀之行道也何言學也曰明德親民皆學也其用我召我者皆民也吾德之明而親民之德正所以爲學也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立教之原泰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是知立君之原孟子曰故

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是知立臣之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予欲無言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故至誠無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聖學秘密真訣世儒不悟舍之而它求謬甚矣烏得爲知類乎

約從絲從勺勺少也絲束縛也束縛至少曰約蓋虛浮盡刻而明覺常昭慎密也何有於失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即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孔子聞衛蘧子路遂命覆醢蓋心無時而不存是以

機之活潑也

顏子以孔子畏于匡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于顏子卒而哭之慟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是謂真契立師生之極也

知譬則丁物譬則木致知在格物譬則丁釘木中故言在不言先即中庸之明善洪範之思

有中庸則西銘不必作張子高處在正蒙西銘見稱于程子遂為世所重噫知言者鮮也韓子原道乃原政比之西銘又天淵矣豈特宗祖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此謂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所憾栽培傾覆亦何心乎

或曰孔孟之道至矣而終身不遇天其忌之乎曰不然孔孟與天為一天其厚之也今有友人焉偶值風雨晦冥必援而止之曰是不可行也設於路人則任其行矣孔孟之時其風雨晦冥者乎孔孟之不遇其援而止之者乎立言以開來世天之命之也或又曰文人薄命詩能窮人是若夫之忌之也曰不然凡得清明之氣之多者是亦孔孟之徒天必厚之非忌之也

予舉夢溪筆談前知語問于董兩湖荅曰凡物有斷
截處可分前後無斷截處孰為前後如一玉環初無
端倪中間不妨自分尺寸分來分去只一玉環豈得
不是同時皆由人心起處卽是斷截處遂有前後之
分不知理無前後也日月寒暑無古今而有古今此
可以意求之吾人乃爲目前景象所亂不能悟其本
體此生死心也只是人不精明精明之極自能前知
然無知而無不知亦無前知之可言理無前後故也
惟內典畫一圓圈○萬古萬變皆在其中妙矣至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庶子曰圓圈○卽先天圖今

如太極未分動靜之圖無極也相傳尚濂溪受于東
林之禪師蓋一元之理橫看四表合萬物爲一體人
亦有知者豎看前後合萬古爲一息人皆不知也要
知形體隔礙則萬物分晝夜隔礙則萬古別皆爲前
塵所迷也一元之理渾淪圓足無增無減不生不滅
何有古今物我之異必須靜極方能精明之極但人
上少靜多動以故多昏况前生歷劫夾帶漸染之純
駁之不同則今生之昏明亦不同子貢曰回也聞一
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
移內典有根器之說旨哉一元之理未嘗有異而歷

切漸染難言盡同是以前知者之鮮也

韓昌黎闢佛老渾而無別非也孔子曰老子其龍乎

文中子曰佛西方聖人也則佛老何可闢也可闢者

旁門也禪語也旁門非老也所以汙老禪語非佛也

所以汙佛試觀道德楞伽楞嚴圓覺金剛等經何玄

也其可闢乎後之人附偽之鄙褻俚陋非法言也是

故空闢也闢之可以清老佛之旨云非如昌黎之渾

而闢之也豈見道乎且吾聖門亦有可闢者貪酷吏

也偽儒也語錄若禪語之俚陋者孔子魯論家語繫

辭曾如是乎亦可闢也

文道篇

文道之華也道文之根也卉木有根曷無華或曰文

只文道只道曰所可見皆文所以可見皆道道學嘗

文學曰雕蟲技爾奪志也已文學嘗道學曰曳白流

爾飾偽也已曰無以訾為也人心圓巧審變爭名若

繪粧萬模質本完素曷曰某也道某也文夫文有文

運有文脉運若膚髮着體壯衰隨差脉若榮衛絡心

弦澁固絕脉所以貫運也秦灰難燼奎聚難彰人能

精文則文精而心精精微道在茲

或曰文士因文見道曰豈惟文士義畫孔述非文哉

無文則道曷見也

或問著述曰士不遇言志也俟來哲警俗汗傷哉志也曰遇亦著述何也曰時易失也汲汲措之事功猶懼弗及奚暇繡言哉夫人心血方寸安能二精遇則文在事功不遇則文在著述或曰事功何以爲文也曰事功者文之實也以事功非文淺乎知文者也神禹疏鑿后稷播種事功同天曷在著述也

或問易曰天文人文曰誠者心之精也在天成象在人成章

或問著述有傳不傳何也曰在人精神之專則傳不專則不傳曰無著述事功而名亦傳何也曰全厥精神寓景率真洋洋如見河嶽星辰斯心感通哉是故精神全者全性命也與天爲一歷劫可出或患近代著述之多曰無多患患在無精以前代革命後觀之存者無幾也安得孔子者出以任刪述之責哉

或問文中子續經曰大哉志也在子雲之上漢儒吾仰子雲隋儒吾仰文中宋儒吾仰濂溪橫渠康節文中蒙譏後世無好學者無好學故無刪述莫若多存以俟擇

或問石經曰經不在人而在石蔡邕鄭覃微矣乎深
長思也抑亦壁經意歟曰伏生口授皆知幾者也曹
魏正始四年刻三體石經豐南禺示書及魯詩與今
不同口授大學亦不同奇古可愛也

或曰變文體韓歐爲有功曰愈變愈陋莫若烏變變
士體心體復則士體端而文體正矣

或問儒曰天地之英也或問坑儒曰天地之機也周
末虛浮極矣息之以復其元凡值革命之劫皆然
或疑天能忌文空同李子曰文異者終罔吉泄神秘
也庶子曰否夫人長保虫與鱗毛羽介等亦一虫也

人惟黠慧表建名儀妄分級次紀記而文從生焉亦
虫技也卽鱗毛羽介之色態音聲天何忌之而罔吉
乎若伏羲畫卦可言泄神秘然亦則河圖焉天啓之
也後世之文皆集書中之字成之耳故孔子曰述而
不作元許平仲曰今能詩者不過一禮部韻集成之
夫文亦然何神秘之泄也但陰陽二氣綜錯運旋為
晝夜暑寒死生禍福早發先萎遲榮後凋是則命於
天也李子宫不顯托天以自矜云

采薇詩曰莫知我哀王者代言也天下之情通矣欲
不治得乎北門詩曰莫知我艱賢者自言也天下之

情隔矣欲不亂得手詩以道性情關治亂亶然也
程明道取楊子雲太玄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信
無乎不在中養初一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其學
至此蘆子曰漢儒好學之篤莫過子雲悔賦雕蟲小
技學日進也予少好攻文既欲務實仰俯古今三界
空虛惟一中耳乃作中說深取于雲之中自子思作
中庸後無聞焉惜堯執中之旨誰悟也子雲博學必
知抱神守中之妙以故得大壽云

先天圖圓圈○乃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中圈卽
太極也伏羲一畫之軋此圈之橫直耳外四圈其四

象乎則圖書以畫卦天啓之也堯舜禹湯之中伊尹
之一孔子之一貫一也老子曰守中抱一廣成子曰
守一處和子思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魏伯陽曰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又
曰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
節也一為要楊子雲以中卦應中孚皆知此至哉中
乎羲堯得統于天乎豈東林之能授濂溪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此言
體固有體用亦有體體用互根根者本也本者中也

中者一也一數居中以統四隅之數云爾夫五十有五原數也四隅各一而中一也夫中之一以統四隅之五十四是體統乎體也若用四十有九四隅原各十上下各五而取九以餘一一併中五為六六直畫三為重乾六分畫三為坤六陰數也五一陽數也陰陽互根也一以統四十八雖四十九而猶五十五是用中有體也孔子曰易有太極闡伏羲則河圖畫卦之原云周子太極圖本河圖中五之中圈○衍大之耳中五卽五行中卽土魏伯陽撰參同契非準易也

準河圖也卽所以準易也曰浮游守規中曰皆稟中宮戊巳之功是故一中焉盡矣

參同契曰易統天心曰中稽人心陰符曰天性人心心機也玄牝卽心牝虛也猶谷玄妙也猶神故曰谷神不殆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心包絡通心固中虛包絡又如卵殼圓虛中乃懸心心包絡接肺管生肺主氣又名氣穴下卽肝肝藏血血亦精精藏于腎腎肝心肺脾下而上總近一處心中虛藏神精地也氣天也神人也中也參天地也包絡包心而分于四臟達于耳目口鼻以出入天地之氣故曰門名之根此

疑神入氣穴而守中為要云予驗諸牲考之素問辨
于唐一庵公方能無疑也脾肝下帖胃如橐扇之
文中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又
曰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
無不通乎又曰識為神其人乎夫以人指神何與予
見同古今一心也廉子曰文中子之學予仰素矣若
識神恐猶粗爾必窈窈冥冥方始為至精之神元神
也雅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純亦不已云
河圖洛書中五之中虛天心太虛也生生不息悠久
無疆長生之道本此天啓之也非人可私也

竹下寤言卷二

男子篇

廉子曰天生萬物而得為人難矣而得為男子尤難
也得為男子難矣而支體完具耳聰目明尤難也支
完具耳聰目明難矣而識見通達能文寤經尤難也
識見通達能文寤經難矣而以濟世為任尤難也以
濟世為任固難矣而知室欲當先尤難也知室欲當
固難矣而知全神為要尤難也夫知室欲當先全神
為要而即室之全之定靜以恒其功則支體完具耳
聰目明非血肉之軀也識見通達能文寤經非支離

之學也以濟世為任而亦非妄也是可以盡男子之事而庶幾乎人矣夫為人為男子天之厚也使支體完具耳聰目明識見通達能文窮經既以濟世為任又知窒欲當先全神為要天之至厚也惡可不思其至厚之天顧乃縱欲以散亂其神而自棄乎天而為禽獸之歸其將不得為人乎其將不得為人乎

忌名篇

廉子曰日中昃也月盈虧也青天而烟雲薄久晴而風雨來名高而讒言興勢也而理異焉夫昃也虧也烟雲也風雨也往而復焉非真有所忌也故昃有時

而中焉虧有時而盈焉烟雲有時而散焉風雨有時而止焉惟讒言之忌名高也私也無時而竭焉是故造端也微指類也博人之聽之也易以入是以聖人聖之詳訥言之命存采苓之篇嚴有吳之投患預防懼後世之信讒也然有王通穢行程願偽學而孔子之圭侍人瘠環甚矣哉其讒言也予為此感蓋知名高者忌必深忌深為讒必力讒力而人必疑人疑而名必損故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也雖然苟此心不疚猶夫日也月也天也晴也則讒言之興亦猶夫昃虧烟雲風雨之消矣其何傷於日月天晴乎故曰太

上無名無名則人不以名高為賢而讒止舉世皆皞皞也陶五柳云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斯真有見者雖然能知太虛無我一切皆空則毀譽何干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無互根任忘焉

慎爵篇

廉子曰爵本無也聖人定其名以尊人所以制之也夫人之才不同也故爵亦因夫才之不同而定之以制夫人之心使怠作而勤強約而正用之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此聖人立極之教也非故榮之也勞之也人忘其勞者以榮也嗚呼以爵而榮之必以失爵為

辱矣於是始有縻爵而不休者受爵而不讓者竊爵而不耻者夫惟不休也而後有夷流之禍夫惟不讓也而後有怨懟之憤夫惟不耻也而後有諂弑之謀至是聖人亦不能為之救也其故蓋起於爵者之自相高以為惟爵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貧可使富賤可使賢而無能敵之者凡無爵者雖賢聖亦鄙之而不與之齒或有犯於爵者曲織而陰中之必置之法而後已遂使人皆抱夫逞私報怨之心舉世忘義而尚爵無爵則親如子弟亦惡而棄之於戲此大亂之道也聖人之心本欲治天下而後世乃亂之如此此聖

人之憂也蓋亦及其本而已矣本者何也無爵也是故上古無爵中古有爵末世溺於爵夫無爵者治有爵者或治或亂溺於爵者亂極矣今世固不能如上古之無爵也蓋亦知爵之本無也况吾之身亦天地之氣偶成耳何至於爵而溺之且爵又不可與吾身比而同也非與生俱生者也不過假身外之冠裳以名之耳冠裳者不過取繒幣而綵繪之作章服而品之曰是為上爵是為中爵是為下爵授之人以制其心而用之也於戲焉有大丈夫而可以如是之冠裳動其心哉陋亦甚矣試觀之浴者冠裳解而裸裎焉

身猶夫人也爵豈我所有哉故曰無爵其本也使人皆知爵之本無而聖人者不過假爵以制人之心吾亦假爵以行己之道則天下治矣若夫因才而受之爵此又御世之柄所宜慎焉者使或不慎於匪人而受之則人皆起僥倖之心而爭奪焉安望治乎故曰其次慎爵

惡戒篇

海鹽志曰唐貞元中有戴文者富而貪須利剝刻及死會鄰牛生脇下白毛成戴文字人呼戴文牛卽應聲至咸以為戴文也其子耻之請燹去戴文

字乃訟於官以為妄追牛至戴文字復生云

廉子曰甚哉輪迴之理不可誣也一念不仁而惡幾深矣凡悖出者即悖入害人者人恒害之是皆輪迴之理也或曰戴文死而異世化牛豈其然乎曰死生晝夜耳今人猶生而昧死是有晝而無夜也夫死者身也不死者性也統然大觀之萬世一日也曰毛成戴文字何也曰誠中而形外也既能化之牛矣毛之成字理之必至者也曰然則無字者皆禽獸即化禽獸者乎惡人不止一戴文化牛者乃止一戴文何也曰禽獸即化禽獸亦有之惡人化禽獸亦有之若戴

文者亦天之垂戒而偶及耳曰審知是有主之者乎曰理也自取之也真性亂而禽獸成矣欲不化得乎曰何以能免也曰復其性而已矣存仁所以復性也仁本果核之仁以立義果已食而培核復生者仁無損也人能無損其心之仁而存之合天德而萬劫無毀也且人知損果核之仁則無以復生今肆其不仁之心而妄行其自損亦甚矣幾何不為戴文乎曰子所云者謂即往復之理則可也若謂人人輪迴之則開闢以前混沌而已果何物為輪迴乎曰焉知此開闢為第幾開闢也曰亦豈無第一開闢乎曰混沌之

終開闢之始也開闢之始混沌之終也曰無始乎曰
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開闢混沌皆此理也曰誠然
矣但輪迴釋氏說也儒者不道也子何言之曰是皆
執有我之私也求之於理而是矣吾何計其釋

貪戒篇

廉子曰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
則生意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
惟金之自貪乎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窮盜起天
下瓦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况金乃用世之
物流行天地間不使之積積之必生奇禍以散之是

以倉庫盈滿則為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
多則起奸臣豪室兼并之欲亦有恃其富盛自入於
法以取滅亡者蓋一以貪為心則精神患慮蠱惑於
利欲之中日以消鑠其清明之氣而如醉如夢雖有
子孫亦必癡愚理也然至歸盡則空手去矣積金何
益哉不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富則天下長治
而子孫亦在其中矣

廉戒篇

廉子曰廉者仕之本非有所加也周禮小宰以六計
弊吏治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蓋兼此

六者則廉始全非若今之廉者肆然恃以為難得不復知有親民之學惟務作威置人于法而不少惜且曰吾廉官有何上官敢駁其誤蒼生甚矣及不如貪者惟利自嗜恐有不平以致伸訴之累乃不敢輕用其法多以兩平處之是廉者刻貪者恕故恕者興刻者亡今人見廉貪及異其報則相率怠于廉蓋不知天道以好生為德殺人者天必禍之今以小廉而行大惡吾未見其能廉也若夫廉而恕矣羣下之貪則不復能察制之是又匹夫之廉與貪者等耳

久師篇

亦必至此篡竊謀奪者枉費心哉

后羿距太康于河意如逐魯昭于晉而未嘗篡位稱制焉何也蓋尊君卑臣之禮未甚如秦而君臣同體也故曰以瓦注者安以金注者危

荷蓂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楚狂接輿晨門微生畝凡七人是謂隱聖完其真性泯然與化俱往非有先天之見者烏能哉

周衰而列國強越禮凌分暴虐甚矣惟秦後興乃命之以削六國六國削而秦強宗室大姓暴虐尤甚于六國故命商鞅以治秦慧見而鞅入除舊布新之象

也暴虐者誅夷殆盡再用之則及無辜而傷好生之
和于是車裂以殉夫生鞅者天也所以止亂也殺鞅
者天也所以開治也天心至仁至明至公何嘗無意
于民哉但違天者之自取耳

發義帝喪此狙詐之謀也羽滅而義帝生存沛公獨
能北面事乎蓋劉項之始事也以人心憐楚無罪而
滅于秦故從而立之收人心也後世言張良不及董
公然良知劉項之心乃不言耳論心不泥其迹此所
以為人傑也若董公者竊窺之自以為奇計其秦之
遺奸歟綱目書討項羽是以成敗論人而為沛公所

目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
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將亾也柔桑之詩作第九章曰瞻彼中林雝雝其鹿
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蓋以友無
君父兄之尊夫婦之愛乃可肆然徑行而無憚者是
故相親則仁且厚而有保合太和之象相棄則忍且
薄而有分崩離析之象故觀世運者當觀之民情觀
民情當觀之友道

離合勢也離也者合基焉合也者離基焉一也是故
陽必有陰陰必有陽晝必有夜夜必有晝離必有合

合必有離離合也者夫人可得而免哉或久或暫異焉耳是故離也不可合合猶離也合也不忍離猶合也不可合者外雖合也內則離也不忍離者外雖離也內則合也今與人臥者夢弗見與臥者見弗與臥者離合何異此哉或外或內較焉耳是故久暫之機存乎天外內之辨存乎人天莫禦也人可勉也故曰誠以屈勢而離合一

凡今之交皆游也爾小子其慎之毋妄行毋躁徵於色毋輕見情實必定而靜忍而有容含蓄而正檢身若不及守口以默履事惟幾惟空內外裕如而無競

心嗔呼朱穆劉孝標之論不誣也爾小子其慎之安得至誠惻怛之人與交哉荆棘林如風花亂也噫交也弗久猶弗交也久也弗心猶弗久也弗久也躁也弗心也僞也弗可與交交久而心善交也噫久而弗心有矣未有心而弗久者也

感微篇

蟻螂出糞穢而化蟬自濁而升之清也雀入大水而化蛤自飛而降之潛也可以觀往復矣

蝦化蜻蜓蜻蜓之飛不離乎水青虫化蝶蝶之飛不離乎園囿于習也蝦慕蜻蜓而化蜻蜓青虫慕蝶而

化蝶成于慾也故曰心能造形是以君子賢無心
小園果木翦然枝縱橫交翳命斤伐旁枝或訾曰方
長不折禮也子何逆生而伐爲曰愛之害之愛
之非爾知也居一載長參參花實繁以碩訾者悟曰
子見實遠請子言故曰元氣惟一而已分則洩而不
奮伐旁以歸一土力足滋是以茂也或喜曰施猛守
約命之矣曰知猛善施知約善守泥之則不暴且陋
者幾希或又喜曰是空爲培正闢邪之法

吳俗之育蠶也可謂至愛至重無加矣一旦繭成而
繅也付諸沸湯絲盡蛾見畧不少惜猶且烹其蛾食

之何有全活以待化子者鮮矣雖因以得令終然又
不免于放亘古若是夫乃命夫尚有益人世而無
憾也今能念其作繭之功繅畢而瘞其蛾是亦厚之
道也

此三千年成蠶又八百季成龍蛇時傷一物罰三千
年蠶時傷一物罰八百季再傷一物則成蟒初蛇脩
龍也潛九地之下服氣以煉純陽時至則風霆鼓舞
奮入九天之上憑雲沛霖裕如也是故功成于靜久
有志於龍毋急于近功

一僕畜之幾二十年忽一夕家中馴犬追齧之居無

何逃去咸嘆犬先知比于路且盜故齧書傳曰犬高
四尺曰獒能解人意出西旅是犬羸然小也其殆性
靈而不繫於類歟畜僕不若畜犬難知哉

或曰鴉鳴凶鵲鳴吉何也余曰盈天地間皆氣也陽
多吉陰多凶鴉屬陰鵲屬陽鳴凶鳴吉若或使之幾
動也夫

虱有二種蚤虱黠而躍白虱循縫行均能嘍人飲血
蚤虱尤甚又善避人予衣或生虱每脫衣捉之見白
虱不見蚤虱白虱殄廼盡始衣之蚤虱復嘍夫蚤虱
雖微也白虱譬狐也安得張繻與之語

余聞治兵兵器蝕土而朽鈍嘆曰一或有警執之刺
擊身且不免况功乎或曰昔利矣以不試故非器罪
也余曰造器者罪也監臨者侵造者侵材安得精良
設精良土安能蝕豐城獄中劔可徵也以故蝕土必
不精良精良必利而試以不利之器而求功彼哉棄
師也已

揚本枯撥枝葉尚茂有鵲來巢巢成鳩鵲逐鵲去奪
其巢以居一夕大風折楊巢覆卵碎鳩鵲擊之隕墜
海鹽地切大海塘不固地終淪為海吾人慎毋相奪
哉

稼黃獲農勤桔槔余時郊行見而恠問曰水以滋穀
穀且實安取諸水農曰實際矣得水則受氣始足而
實穎實粒余聞而慨曰學然後知不足足則畫有愧
農言哉噫孔子學不厭以此是故君子賢終始典于
學也
甲辰旱田肥而水足農勤而早種者禾蠶而無收田
瘦而水缺農惰而遲種者禾盛而倍收乙巳又旱皆
以甲辰爲戒及收也反是乃追悔之蘆子曰糞多而
力勤古農法也惰而有收僥倖一時爾豈可常乎是
以君子賢積學以俟時不因時而改操

虛受篇

問聖希天仙亦希天否乎蘆子曰奚特聖使不希天
何以爲仙胸中不掛一絲而與青天湛湛者相流道
非至樂乎咸象曰虛受人人能中虛而受乎天浩然
之氣于我乎全曷論聖曷論仙

問仙學蘆子曰出世法也盡人道而超之則仙矣豈
外人道乎設未盡人焉能入仙蓋英雄而不仙者有
矣未有仙非英雄爲之也故曰英雄回首便成仙問
英雄何能仙曰根器大也豈瓊瓊鄙夫能乎

問神仙割愛佛氏斷欲蓋命因欲有欲由愛生輪迴

生死之根也吾儒能無愛欲乎蘄子曰子絕四無意必固我我無則愛欲無無念為常洗心法也惟心洗則神活潑

問洪武初有周顛仙張三丰天眼尊者赤脚鐵冠二道人何神仙之多也蘄子曰奚特洪武初前古皆然天意哉一氣之感爾有主世之真人必有出世之真人蓋主世之真人為帝王尊之極矣恐其驕也又生出世之真人不為所臣水火刀杖不能傷所以警之而壓服之天之至教也黃帝廣成及宋陳搏非邪韓昌黎柳柳州友也宋潛溪方遜志師生也昌黎貶

佛柳州褒佛潛溪尊佛遜志斥佛四公不苟同也求諸心之是而已非若今人隨眾言而和之外心以自欺爾殆以能言拒楊墨為聖人徒故附之也豈有志求自得者邪

王臨川曰方今亂俗不在佛而在士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蓋宋盛時人心已貪而不務實夷性具矣欲免靖康之禍得乎歸咎臨川非也近代貪甚矣羅整庵崔后渠湛甘泉皆不斥貪而斥楊陸為禪且暗指陽明公何也雖陽明公講學亦不斥貪惟五岳黃氏語苑任意諸篇斥貪甚矣甘泉居鄉鄉人

多怨何可斥慈湖及象山薛西原曰象山非疎也博
雜者觀之類疎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乍
聞之類險矣蓋凡道問學者卽斥尊德性爲禪不知
外德性何以爲問學霍渭厓象山學辨斥陸子爲異
端異端豈可指象山象山曰不由德性之學者皆異
端也今斥象山爲異端孰爲同端甘泉楊子拆衷斥
慈湖甚矣然慈湖極廉豈放利者可同乎予惜大賢
蒙譏遺惑後世不得不辨以故人賢虛心無我則不
好勝而輕言

秋園叔曰子夏子張子游孔明高弟也何爲而師事

有若又彊曾子無識甚矣不有曾子之拒則孔子之
道其亦淺乎予聞而躍然誠哉三子之陋也後問雨
具及商瞿有若不能答斥避師位則嘗師事之矣三
子及諸子北面而拜有若南面而坐受可嗤也復斥
避之又可嗤也殆兒戲云雖曰不忍忘師實所以褻
之使諸子有識心師可也孔子何嘗亾故孟子曰歸
而求之有餘師

或問諸儒詳論太極圖皆不究其所自及疑受于東
林之禪惟子悟河圖中五圈☉之中圈○衍大之獨
超塵凡之見殆契義孔之心乎庶子曰否何敢也偶

求養生之學玩河圖之中圈○卽橐籥中虛之象惟
在守中伏羲則之以畫卦孔子繫曰易有太極○指
此也洛書中五圈○之中圈○猶河圖復禹敘疇曰
五皇極極卽太極中也因推大道乃名曰皇極聖人
則之一也皆天也故曰群聖人之道得諸天
鳳麟靈物也王者之瑞出非時也棄且戕焉故接輿
譏孔子曰鳳兮德衰孔子泣麟曰胡爲乎來今抱神
靈之德興王之才欲非時以出雖猶鳳麟何賢乎鳳
麟也孔子之泣接輿之譏自知明矣席不暇暖何也
殆立救世之教歟

問至人前知何也廉子曰抱神以靜則陽純而光
洞照幾微無不知也曰知亂何也曰以我純陽知
純陰陰凝則否塞亂曷已乎蓋貨財賄賂陰穢也欺
詐謀奪陰趣也循至夷狄寇盜陰類也皆心造之也
是以賢洗心退藏而靜養純陽

甲寅六月二日白雲西飛飄風東來青天湛然不移
廉子曰雲之倏起倏收從何處乘載者何物風則着
肌覺爽過樹有聲雲可見風不可見雖曰一氣莫測
也神乎妙無方乎應之可以自悟矣豈可拘于聞見
之狹而欲盡天下之大乎神聖仙佛不可言無也

廉子玩坎三離三之象而知虛受之義也蓋以月為坎以日為離以女為坎以男為離以腎為坎以心為離以天地為坎以吾身為離離中虛也陰也坎中滿也陽也以離中之虛受坎中之滿成乾純陽也惟貴致虛極則無欲而神凝悟之可以超出宇宙
鄭淡子曰學無止法上進曷窮使堯舜生存敏求未艾也廉子曰旨哉言乎聖不自聖自聖則驕而畫非所以為聖聖心不若是慚也孔子七十而從心不踰若進之耄耄期頤又何如也惟可與篤志好學而心細者言必將為欲深塵冗而心粗者笑

良賢篇

廉子曰人皆慕榮華爭名利靜養性靈者無一人
子曰人人有賢于己者弗思耳曰良賢曰天爵曰
浩然之氣大有功于孔門聖之任也何止亞聖云乎
立命知天存心養性勿助勿忘聖學之要也泰山巖
巖氣魄之大故見高而言昌昏迷者可怪
人恒言富賢不言賢富富先賢何也廉子曰財利者
民之心義之和也由今觀之賢亦求富而已况富可
廉寧考終若欲全賢必致身舍生無忝良賢始可賢
耳曷廉寧考終乎不然有負于君有媿于天鄙夫也

何賤如之洪範五福不言賢以此

東南倭賊西北達賊中原劫賊賊多何也廉子曰古者賢才是求賢罔及惡德故無賊今也貨財是貪惡德雖賢亦賤故賊多類應也夫賢賢貨財貪賤賊皆從貝若名為賢者賢者而貪貨財焉人皆賤之矣去貝戎也何遠乎請賢良賢而賢吾賢其要在去貪人皆趨炎附勢見賢者如蠅集膾豈尊有爵之義乎廉子曰人品不同由根器不同銖軒冕而塵金玉非傲也原與性靈無涉也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人從慾火中生滿腹熱心焉得不趨炎而附

勢噫炎勢有時冰消熱心何時水冷

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薛西原曰三子之言不同宐若易見後儒未嘗悟其不同學不講之弊也夫心性之說學之本原此而差其差能無多乎以此考之三子之道可知矣廉子曰薛子隱而不發以三子之言未安也予嘗廣原性曰夫心圜中竅外方寸中虛與肝脾肺腎同有形者也觀古篆心字儼猶人心象形也性則心之生理故性字從生生字從艸出頭古篆生



原件短缺

字中尖太極也旁兩葉人字兩儀也重兩人仁字四象也果核之仁曰仁生生不息原蘊太極則生之謂性是也情字從青諧聲也月卽丹字情字頭原性字丹火色也情性火也火性動炎卽情也故曰情者性之動也謂心統性情非也是以心位乎身之中性稟于心之中中者性之中居于心靜也指心而性在中也心中有性猶穀中有米米在穀而統言穀猶性在心而統言心心正者性正也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心有形而函性性無形而函于心一也追原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分心性與氣乎性卽

拘于文字中求之淺矣謂左傳爲案春秋爲斷則必待案而後明豈聖人修此不全之書邪

夏之亾也湯代之商之亾也武代之皆由諸侯進天王之位勢甚易也弔民伐罪而已何有于塗毒也自秦之亾也劉項起匹夫歷百戰破數十城逾數十年始定民之塗毒甚矣是故爭天下而戕民命自劉項始且起匹夫無上不軌之心後則五胡亂華遼金據北至元統南甚哉民之不聊生也

張鼈子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始悟聖人好善之速廉子曰聖人天聰明之盡者故無不

聞無不見踐形也設不聰明者有耳如不聞有目如不見曷踐形乎鼈子曰今世得為人由前世之脩也今世能盡一分則來世有一分失人道入異類矣輪迴信有之廉子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物為輪迴乎鼈子曰開闢後轉轉積習報復往來不能不輪迴也然則何術出輪迴乎廉子曰試原渾沌之初先天一氣虛無也故賢無我無我則無生死無輪迴

天下全盛猶春其出也欣欣向榮天下守成猶夏其出也秩秩明分天下將亂猶秋其出也禁禁愁歎天下將亡猶冬其出也昏昏靡依噫全盛守成亂與亡

也孰造之蓋原于蔽賢也故曰天地閉賢人隱夫賢人天地之英靈也閉則亂亡賢人先知之故先隱之在位者况可蔽而不求乎

廉子曰聖人法天每言時予靜觀隆冬雖沃壤喬林無不凋殞及春氣之動也雖石隙磚縫礪确之瘠無不萌芽由是嘆時之去也不能興也時之來也不能遏也故曰奉天時又曰禮時為大又曰時過然後學則勞苦而無成是以君子賢及時又賢俟時

廉子偶閱王梅溪禹論曰萬章問禹德衰孟子辨與賢與子皆天韓子以與賢利民大與子慮民深蘇子

以與賢變與子常然皆未得聖人之心者堯舜禹之
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
道與傳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爲大聖
人庶子曰聖心無欲明見可受則授之不然是害之
也故嘗曰堯舜善愛其子禹湯適禍其孫梅溪見高
非諸儒可及也

庶子曰天包地地與天無涉地乘屋屋與地無涉屋
居身身與屋無涉身藏心心與身無涉心稟性性與
心無涉性天命也天不變性亦不變試觀屋易主而
原主猶存可以悟性矣是以資識吾主

庶子曰天地屋身心性無涉者迹耳欲人完性而不
粘帶云均一氣也豈無涉邪釋典曰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指性也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性乎
指心而性在中也

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故萬物生非黃帝不能言也
人能法之時敏日新學不厭教不倦自然浸四海之
人心泰交而亨通矣豈否隔睽孤可同乎

予作明道論曰我明以大明各國統道至我明
宜乎其大明也趙子曰軋彖曰大明終始孔子其先
知乎予曰前元有大明宮若爲我大明而名之天

也孔子之道宜至我 大明而大明終始之也漆室
之讖未必不是信也

人能無我而全其一點性靈不用則去去則復來所
謂真心萬劫不滅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未
嘗生未嘗死一性如如耳故曰谷神不死

隆慶元年丁卯十一月初三夜至五鼓睡惺及觀中
虛熒熒一珠大如粟米卽所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是以賢守中云太陽流珠卽此
元神耳人人完具予幸得見之無可與語

十一夜五鼓閉目轉睛見二白圓光此神光也分月

印出心中之元神竅于目爲光光如此圓神亦如此
圓圓猶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太極也二白圓
光卽二圈。日月也白圓光中黑點卽窈冥昏默道
之精極也又悟眼具五臟白屬肺紅皆屬心紫大珠
屬肝中小黑點能見物者屬腎卽坎水中之金純陽
也層層包腎水之陽心腎原交不交則目不見而神
離形稿矣人能保此坎中純陽則腎精不竭可以長
生久視云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伏羲則之以畫卦
也觀皆五居中央。中圈。卽太極故孔子曰易有

學山
太極河圖中圈○爲乾元洛書中圈○爲坤元合河
圖洛書二中圈爲兩儀河圖四圈○○爲四象合洛書
四圈○○爲八卦又合河圖洛書二五圈○○○○爲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河圖洛書邊傍
之圈縱橫十五及四十五細分之大衍之數盡矣
春煇緯曰河以通軋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
圖發洛龜書感皆在伏羲一時也

老子曰專氣致柔如嬰兒又曰虛其心實其腹請于
此語細細體帖參悟究竟嬰兒在胎中氣象則純陽
日長返老還童矣不敢盡言不忍不言

卷完

